





中国历史故事

(四十三)

杜娟娟主编



目摇摇录

改土归流·····	员
隆科多之狱·····	缘
雍正夺位的传说·····	愿
“吕四娘杀雍正”·····	员
中俄《恰克图条约》·····	缘
军机处的设立·····	愿
小军机·····	愿
征讨噶尔丹策零·····	缘
平定大小金川·····	愿
雍正的喜好·····	獯
倡导种粮植树·····	獯
雍正轶事三则·····	獯
雍正帝之死·····	獯
雍正猝死的原因·····	缘
汪景祺之狱·····	缘
雍正“砍头”·····	獯
曾静、吕留良案·····	远
名教罪人钱名世·····	愿
屈大均诗文案·····	愿
“清风”和“明月”·····	愿
《大学》和《字贯》·····	愿
乾隆帝南巡·····	怨
平定准噶尔部·····	愿

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	卷四
征讨缅甸·····	卷五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	卷六
乾隆皇帝咏玻璃·····	卷四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	卷五
乾隆朝西餐具的制作·····	卷四

改土归流

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西南大部地区废除当地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实行的世袭土司制度，按内地制度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委派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史称“改土归流”。

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一直在我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苗、瑶、壮、白、彝、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在实现了军事征服或政治臣服之后，推行“羁縻”政策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是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相适应的。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土司制度又分为土司、土官两种。土司是指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组成世袭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镇抚司、长官司等，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的官爵名号，但因其治内的土地和人民均归其所有，故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土官指按内地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厅、县等地方机构，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头人等担任土知府、土知州等等，往往也是具土官之名，行土司之实。随着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日益加强，土司制度越来越成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自明代开始，中央政府即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规模很小，影响有限，未能造成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重大改变。一些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以万计，对治下人民

取予随心，生杀任性，残酷压榨，疯狂掠夺，“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日为子娶妇，而土民三载不敢婚姻”。有些地区虽已实行了改土归流，但因土司制度根深蒂固，仍是“土目盘踞，文武官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明末清以来，中原地区与边远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大批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垦，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对当地落后的土司制度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脱离土司制度的束缚。但因清初中央政府忙于国家的统一和抵抗沙俄入侵，一时无暇顾及西南地区行政制度的改革，使土司制度得以沿袭下来。雍正年间，清廷统治力量大为增强，初步解决了北方的民族叛乱和沙俄入侵问题，遂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随即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普通推行。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一朝，西南区改流的土府、土州、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招讨司等多达六十余个，由清朝政府分别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主持其事的鄂尔泰等人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策略。大致看来，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多以招抚为主，而在云南、贵州两省，则曾大规模用兵镇压。

贵州为苗族聚居地区，清王朝统治较为薄弱。特别在以古州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一千三百多处苗寨，十多万苗民

不服清廷管辖。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与外界极少联系。雍正四年（~~1726~~1727年），清军进攻广顺府长寨等地，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强迫其剃发易服，并推行保甲，稽查户口，又乘胜招抚了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一千余处苗寨。随即，清军进兵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苗疆，相继占领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都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等地，讨平了不肯降服的苗寨，设官管辖，驻兵镇守，从而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但是，由于清廷派驻当地的文武官员肆意欺压苗民，敲榨勒索，引起广大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雍正十三年（~~1735~~1736年），清江、台拱地区苗民奋起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攻陷凯里、黄平州，震动了整个苗疆。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率兵前往镇压。张照一向反对鄂尔泰等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又不懂军事，以致旷日持久，师劳无功。刚刚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令罢黜张照，改派以前平苗有功的张广泗前往贵州负责苗疆事务。张广泗分兵三路，对各地生、熟苗民进行大肆屠杀，焚毁苗寨一千二百余处，擒斩苗民数万人，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斗争，并在贵州各地强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

云南是土司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一些顽固的土司、土官，为维护其传统的世袭统治地位和种种特权，竭力反对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措施，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雍正八年（~~1730~~1731年），乌蒙（今云南昭通）土司禄鼎坤利用当地彝民对镇守乌蒙的清军总兵刘起元贪黷暴戾、军纪败坏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周围东川（今云南会泽）、镇雄、威宁等地大小土

司、土目纷纷响应。叛乱者袭杀塘兵，劫夺粮运，拆毁桥梁，阻断要隘，给正在进行的改土归流造成极大破坏。鄂尔泰调集清军一万余人，分兵三路进行镇压：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参将韩勋攻镇雄。鄂尔泰亲自督阵，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叛乱平定下去，保证了当地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在滇南，清廷革除了镇沅、沾益州、赭乐、威远、广南等地的土司、土目，派同知刘洪度暂客镇沅府事务。土目刀如珍不肯交出所占民田，煽动当地彝民杀死刘洪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兵镇压，将已革土司、土目全部徙往外省安置，然后进军澜沧江下游，连破险隘，直抵孟养，除江外车里等地土司依然保留外，其余全部改流，升普洱为府，驻兵防守。

广西为壮族聚居地区，全省有土官一百五十余人，以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最为强横，经常“纵其众出掠”。清廷派兵往讨，强迫其交出敕印，迁往浙江。思明州土知府黄观珠因无力管束各寨头人，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归流官管辖。柳州、思恩、庆远等地壮族人民不堪当地土目压榨，争相向清廷请兵，迫使土官、土目交出武器印信。至雍正后期，广西全省大部分土司、土目统治地区实现了改土归流。

湖南土司统治地区因距内地较近，故并不十分闭塞，其土司、土官等不仅招纳汉民垦田纳粮，甚至还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在改土归流的冲击下，湖南十万苗民声称对当地土司、土官的欺凌迫害难以忍受，向清廷请求入籍为民。于是清廷乘机强迫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土司交出印信、土地。其他地区的土司、土官也因为无力镇压本地人民的反抗，请求改土归流。清廷遂于湘西地区设置府、州、厅、

县，顺利实现了改土归流。

四川凉山为彝族聚居地区。清廷于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同时，也派兵进入凉山地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设置营垒，派遣流官，革除了当地部分土司、土官。

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的改土归流措施，限制和部队取消了各地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过程中对各地人民的残酷屠杀，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隆科多之狱

雍正六年（~~1728~~1729年），顾命大臣、吏部尚书兼领理藩院事、一等公隆科多死于禁所。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其先人本为汉人，佟姓。他的发迹是靠与康熙皇帝的姻亲关系，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隆科多的胞姐，父亲佟国维爵封一等公。康熙二十七年（~~1718~~1719年），他和许多满洲贵胄子弟一样，在宫内充当一等待卫。三十二年即做到二品銮仪使的高位。四十四年，因属下获罪被牵连，降为一等待卫。六年以后，擢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简称步军统领），掌握了京城卫戍大权，成为举足轻重的红顶大臣。

皇太子允礽被废斥后，隆科多与作阿哥允~~禔~~一党的尚

书阿灵阿、左都御史揆叙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儿子岳兴阿、玉柱直接是允禩的党羽。隆科多老谋深算，韬讳很深，在诸皇子激烈的谋争嗣后的争斗中，一直未表现明显的倾向，因此受到康熙帝的赏识。康熙帝病危时，令隆科多在宫中侍疾。康熙六十一年（~~1716~~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隆科多和几位皇子在御榻前聆听康熙帝口谕，受顾命。

嗣皇帝胤禛即位，是为雍正皇帝。为了要坐稳东山，打击觊觎大位的允禩、允禔诸皇子，雍正帝极力拢络掌握着京城内卫部队万余人的隆科多。首先任命隆科多为六部之首——吏部的尚书，任命他为总理大臣之一，并谕内阁：“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与另一位宠臣——川陕总督年羹尧一样，加太保衔，使之成为当朝正一品官。

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姻亲，在藩邸时即为雍亲王心腹。因而特别受到雍正帝的倚重。隆科多则不同，他是在受康熙帝遗诏顾命之时，才坚定了依附新皇帝的决心。当时，胤禛即位不但康熙诸皇子多有不满情绪，朝臣在思想感情上转弯子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关键时刻，本来首鼠两端的隆科多，一下子变成了新皇帝的死党，甚至带着匕首侍卫在雍正帝左右，正急需用人的胤禛自然要对隆科多恩宠有加，因而形成了年羹尧在外，隆科多在内的内外夹辅局面。

雍正元年（~~1723~~1724年），隆科多的官运如日行中天，不但承袭了从前已被革除的一等公爵位，还担任了一些很体面的荣誉性职务，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明史的总裁官等。御赏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和紫辔，这和年羹尧的待遇一样。但隆科多显得比年羹尧老辣一些，他深知雍正帝的稟性，在烈火油煎似的权势之中看到了危机，曾说过：“白帝

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他的行为比较谨慎，以致后来给他定罪的条款多很勉强。

正如隆科多耽心的那样，雍正帝的政权一旦稳固，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开始大倒其楣，隆科多以与年羹尧结交，削太保，解颇有实权的步军统领之职。在奉旨办理年羹尧案中，隆科多所拟的处分意见被雍正帝认为是时而畸轻，时而畸重，“确意扰乱”。不久，他被逐出朝，往阿兰善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帝谕九卿，遣责隆科多说：“朕御极这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如一德，伊竟有二心，……朕岂能姑息养奸耶”？杀机从此透露。

雍正皇帝最先是集中力量对付年羹尧，所以只令隆科多戴罪效力，以示仁至义尽。而隆科多却很清醒地知道下场，知道皇帝有抄家的“爱好”，故尔事先把财产藏匿在亲友家和寺庙里。雍正帝治隆科多之罪与对年羹尧有所不同，并没有直接了当地从其本身下手。雍正四年（~~1726~~年），隆科多家恶仆牛伦挟势索贿被斩，隆科多坐“徇私容留”罪，被打发去料理阿尔泰等地边疆事务，并勘议与俄罗斯的境界。在这段时间里，雍正帝先后与隆科多一党的阿灵阿、揆叙等治罪，又将隆科多推荐的礼部侍郎查嗣庭以“纪载悖逆”罪斩首，还将隆科多的亲信，提供玉牒给他收存的辅国公阿布兰革爵囚禁。至此，隆科多的党羽大部分被翦除。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初五，顺承郡王锡保等尊旨具隆科多狱词：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共四十一

款。从所拟罪恶内容看，大多数都大可推敲，一些明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中最多的贪婪罪十六款，历数隆科多收受贿赂银五十余万两。从当时的情况看，无官不贪，隆为超品大员多年，收若干银两的贿赂本不足为奇。其它罪名更是勉强，如大不敬二：“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很难说是“不敬”；欺罔罪之二：“搜查坛庙桌下”，本来是步军统领持职司所在；紊乱朝政罪一：“妄奏诸王心变”，正是隆科多忠于雍正帝的表现；不法罪一：“任吏部尚书时，所视的是欺罔罪第一款：“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侍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而另一份定隆科多罪的上谕中却说：“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舅舅”隆科多的下场比内兄年羹尧好得多，雍正五年十月，雍正帝命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家产籍没，长子岳兴阿革职，次子玉柱发往黑龙江当差。翌年六月，隆科多死后，雍正帝不但赦免了他的儿子，还将其公爵让他的弟弟承袭。

雍正夺位的传说

太子胤礽被废以后，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陡然变得激烈起来，而且大批朝臣也卷入了纷争。康熙帝英名一世，却被储位问题闹得寝食难安。起初，他公开对皇子们的争夺采取压制态度，比如，以“压胜”（诅咒前太子）等罪名，将皇长子胤礽革爵囚禁，严厉打击积极竞争储位的皇子，然而，储位之争仍然一天天地白热化。后来，迫于形势，康熙

于次年恢复了胤初的太子地位，说他过去的行为是胤禔等人作法“压胜”所致，是中了邪。实际上，他是对毫不理会自己谆谆告诫，结党竞争的皇子们都不满意，只好将胤初扶还旧位，以平息储位之争。然而，胤初一复位，立即故态复萌，不仅他重新集结党羽争夺权力，而且其他皇子的活动也未停止。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再次废胤初。此后，不许任何提立储之事，他自己暗中观察，准备在适当时机选立一人。

然而，直到康熙六十一年他在畅春园驾崩，太子问题仍未解决。由于康熙朝长期储位斗争，也由于玄烨死时有许多令人生疑的现象，以及皇四子胤禛的继位出乎人们意料，从雍正帝一登位起，社会上便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继位不合法的传闻，甚至说康熙是被胤禛及其党羽害死的。这些传言不仅见于正杂诸史，而且雍正帝本人的著作中也提到这种传闻。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传位十四子”，交给国舅隆科多，而执掌当时京城兵权的隆科多，正是胤禛死党，二人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这样，遗诏成了“传位于四子”，胤禛便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当时，康熙准备传位的十四子胤禔还远在西北边疆，受到手握重兵的四川总督，胤禛死党年羹尧的牵制，无法发动反击，而京城中诸皇子也都被步军统领隆科多的部下监视起来。因此，雍正得以篡夺皇位，主要是依靠隆科多、年羹尧二人，隆是雍正生母的兄弟，即其亲舅舅，掌握着京中兵权和宫廷禁卫军，而年则是雍正的妻兄。在雍正夺位以后，隆、年二人位至极尊，权力很大，当时任官有“佟选”、“年选”便是由隆、年二人任命的。他们与雍正关系非常密切，但随着雍正地位的稳固，这两个掌握雍正夺位

秘密的权臣，渐渐成为雍正的眼中钉。后来，雍正终于找了个借口将二人分别杀掉，应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俗语。

还有些说法，直接见于雍正自己写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编撰这本书，本来是为了驳斥当时社会上盛传的关于他继位不合法的传言，这就不免记下了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一种说法是：“对祖皇帝（指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这里，显然是雍正在康熙的汤中下了毒，使康熙很快身亡。这时在园内的意大利人马国贤回忆当时情景时也写道：皇上驾崩之夕，园内呼号之声，不安之状，说明即使没有下毒，也一定发生了某种“突然大变”，这是可以断言的。《大义觉迷录》还说，当时社会上传说，康熙晚年已决定将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禩，当康熙病重时，传旨急召胤禩，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卡住没有传出。于是，康熙死时，胤禩还远在塞外，隆科多假传康熙旨意，立雍正为帝。还有一种猜测，说皇十四子胤禩原名胤禛，而雍正为皇四子，名胤禛，康熙遗诏的篡改，的确非常容易。雍正当时对这些传闻的反驳便不太有力，所以给后人留下种种疑团。

野史中还有一种说法，传说康熙临终时召大臣入宫，久无人至。猛地一睁眼，发现皇四子胤禛立在跟前，大怒，摘下自己所佩玉佛珠掷向胤禛。不久，康熙便驾崩了。胤禛拿出经过篡改的遗诏，向诸兄弟及文武百官宣布父皇已经传位给自己，并以佛珠为证。迫于他掌握宫廷禁卫军的压力，诸皇子无法反抗，就这样，他即位为帝，改元雍正。

而野史中流传最多的，却是雍正登基后，诸兄弟中有人知道他是篡位者，多有不满，于是，雍正以严刑峻法治之，

最后甚至不惜骨肉相残，诸兄弟中最有实力的一些人，陆续被他残酷杀害。相传，雍正即位后，找了个借口将诸兄弟中最有实力的胤禛、胤禩削去爵位，屏于宗籍之外，仍不解恨，又将二人之名改为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不久，将二人及胤禔、胤禵全部下狱幽禁。雍正手下的人又纷纷上疏指责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罪状，要求将二人处死，雍正则故作不忍之状，又反复公布二人罪行。不久，二人先后死去，传说都是雍正派人暗杀的。

总的说来，关于康熙之死和雍正继位，传言甚多，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一种是说，康熙是正常病死的，死前临时指定雍正为继承人。第二种：说康熙是病死，他临终口谕传位十四子胤禵，而隆科多当面改为传位皇四子，康熙一气而亡。第三种，说康熙死前留下遗嘱，“传位十四子”，但被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遗嘱篡改。还有一种说法，康熙为了进行祭祀而斋戒静养，与外界短暂隔绝，雍正及隆科多勾结内侍，在康熙食物中下毒。康熙毒发昏迷，隆科多乃假传圣旨召诸皇子入畅春园，实际上是将有争位可能的人，全部变相软禁起来，然后宣布捏造的遗嘱，雍正得以继位。

然而，史书正式记载却极为简略：康熙临终，召诸皇子及文武大臣，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吕四娘杀雍正”

雍正是怎样取得帝位的，固然是一个谜，但雍正之死，更是一个疑团。

雍正十三年秋的一个凌晨，清世宗胤禛（雍正帝）突然死于圆明园的九洲清宴殿。《清实录》、《东华录》及《起居注册》等官方记录都说雍正是病死，从八月廿一日“不豫”，至廿三日子时才“龙驭上宾”。但有清一代纷纷扬扬传于民间的，却是雍正帝被侠女吕四娘刺杀身亡的故事。

雍正帝是一个“阴沉刚毅，忌刻险谲”的专制暴君，他一登大宝，便开始诛除异己，妄杀功臣，弑兄谋弟，滥施刑戮，又大兴文字之狱，汪景祺、查嗣庭等案皆惊动一时之文字狱，许多人因株连而丧生或遭流放。广大汉族人民十分不满雍正帝的残酷统治。雍正五年，湖南人曾静遣其门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飞之后），历数雍正帝十大罪状，劝岳举兵反清。策反不成而狱兴，曾静供称是受了吕留良著作和思想的影响。吕留良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有著作多种，其学说反王（守仁）尊朱（熹），仍意在反清复明，他一生当过医生、塾师、和尚等，社会关系很广，加之他的民族思想，使其学说受到广泛响应和尊重。曾静、张熙策反岳钟琪事发，雍正十分恐慌，这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已死，雍正便下令将其父子掘墓戮尸枭示，其子毅中斩决，亲眷族人尽悉发配边疆，门生等亦遭株连。雍正帝并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来反驳吕留良的学说和曾静的攻击。这就是震动朝野的曾静吕留良案。此案一出，激起了汉族人民的极大义愤，仁人志士纷起反清，与此有关的传说也渐盛。民间相传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案发时恰奉母在外，因免罹祸，于是隐之名山仙刹，拜僧尼为师，苦学绝技，后浪迹江湖，行侠仗义，结纳豪杰，矢志反清，与甘凤池等并称“江南北八侠”。吕四娘后潜入禁宫，

杀了雍正帝，并提着他的头逃走了，报了家仇国恨。有关吕四娘的故事，《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代述异》等野史都有记载，更有一些小说专门敷衍此事。有人说，《聊斋志异》并非全是出自蒲松龄之手，其中尚有后人孱入之作，其《侠女》一篇，即隐吕四娘故事。

真有“吕四娘杀雍正”这回事吗？

吕四娘的事迹乃至名字不见于正史，而稗官野史的记载，人们都认为真伪参半，未敢全信。加上剑侠事迹所述神出鬼没，使人觉得传奇而已，故不少人否认吕四娘其人存在，更别说杀雍正的离奇故事了。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认为当时雍正帝网罗密布，斩尽杀绝，即有吕四娘亦无漏网之可能，更不可能混入宫中杀皇帝，这种传说之兴只是因为汉人出于对满清统治的反抗心理，加之对世宗猝死、原因不明的怀疑，和对宫闱神秘生活的以讹传讹。杨氏认为雍正大概是服用丹药中毒身亡的。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清帝外纪》等书。也有人认为世宗是寿终正寝的。这些都否认吕四娘杀雍正及四娘的存在。而在一些民间故事和戏剧中吕四娘并非吕留良孙女，其父是雍正即位前某结拜兄弟，雍正夺嫡篡位后被鸩杀，四娘幸免，逃出后学艺报仇。观之正史，确无吕四娘其人，而陈垣先生《记吕晚村子孙》一文中谈到吕留良之孙及曾孙在乾隆四十年捐纳监生，其后代中有陈垣先生的学生。此文未谈及吕四娘，而且照常情推想，若四娘确曾杀雍正，其同辈、后辈恐不会存于人世。

但是吕四娘的传说并非始自后人，当日连雍正本人都听说了。雍正八年他曾经询问负责曾、吕案的浙督李卫说：“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

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朱批谕旨》）可见传说之盛也未必全无根据。“江南北八侠”中，甘凤池于《清史稿》有传，路民瞻、周琇、曹仁父等都实有其人，吕四娘既在其中，或许真有其人？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也认为雍正可能是被刺身亡，行刺之某女侠即是吕留良的孙女。《大义觉迷录》所收曾静的口供曾说吕留良于“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与下层人民交往密切，吕葆中《行略》中说“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起者甚众”，其中也许有秘密武装组织在内，这样看来，说吕氏孤儿行侠图报也不是无稽之谈。况且雍正之猝死也确有疑窦在内。野史说雍正被刺，每以《鄂尔泰传》为据，说“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驷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日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以危疑而仓皇若此？可证被刺之说或不诬矣。”袁枚为鄂尔泰写的《行略》也有类似记载，说鄂八月二十三日夜“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人惊公左裤红湿，就视之，髀血涔涔下，方知仓卒时为骡伤，虹溃未已，公竟不知也。”这些记载也是颇耐寻味的。

有人曾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雍正之墓），以证实雍正被刺是否。但在此前若无更新更可靠的材料发现，那么，是否真有吕四娘其人，她是否杀了雍正帝，这一疑案，还难以作出最后结论。